



# 日本的“小说之神”

——志贺直哉文学世界论

陈秀敏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日本的『小说之神』

——志贺直哉文学世界论

陈秀敏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陈秀敏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的“小说之神”：志贺直哉文学世界论 / 陈秀敏  
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8  
ISBN 978-7-205-07393-0

I . ①日… II . ①陈… III . ①志贺直哉—小说研究  
IV . ① I313.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4605 号

---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沈阳市奇兴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55mm × 230mm

印 张：27

插 页：1

字 数：410 千字

出版时间：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时祥选 刘国阳

装帧设计：郝 强 刘 娜

责任校对：姚飞天等

书 号：ISBN 978-7-205-07393-0

定 价：48.00 元

---

法律顾问：陈光 咨询电话：13940289230

# 序

## 日本白桦派文学研究的新气象

刘立善

陈秀敏同志历经多年孜孜矻矻的努力，苦心人，天不负，辛勤汗水浇灌的学术成果《日本的“小说之神”——志贺直哉文学世界论》，俨如明媚春光里一株生命清新形象纯真的嫩芽，终于破土面世了。这是一部专论日本“小说之神”志贺直哉的学术专著，根据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此著是迄今为止我国第一部颇有分量、自成体系专门研究志贺直哉的力作，显然，在学术领域富有开拓性的学术意义，此乃不争的事实。此著刊行，一鸣惊人，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添加了一块沉甸甸的白玉，日本白桦派文学研究领域，由此又出现了可喜可贺的学术新气象。

提及志贺直哉，首先应当一瞥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与日本近代文坛上声威赫赫的白桦派。1868年，日本发生了一场旨在文化更新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结束了江户幕府二百余年锁港排外的封建国策，实行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力求以民主主义取代传统的封建主义，以改变内涵狭窄的岛国根性，刷新民族精神。然而，明治维新毕竟是一场浩大的历史文化工程，三五十年时间难以大功告成，其结果恰如厨川白村指出的那样：“五十年来，急急忙忙地单是模仿了先进文明国的外部，想追到他，将全力都用尽了，所以一切都成了浮滑而且肤浅。没有深，也没有奥，没有将事物来宁静地思索和赏味的余裕。”<sup>①</sup>由此可见，日本的反封建任务，尚未彻底完成。反映在文学领域里，追求个人觉醒、自我解放与人性解放，成为主要课题。在这场反封建的文学运动中，1910年

序

001

① [日]厨川白村：《观照享乐的生活》，收入《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55页。

4月诞生的白桦派是急先锋，开辟出文坛新生面，其同仁杂志《白桦》不啻吐述心声的一支芦笛，时时吹奏出此派进步的文学新曲。如此白桦派，对中国“五四”新文学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长与善郎、柳宗悦等白桦派作家，皆出生于特权家庭，是明治维新后名副其实的“富二代”或“官二代”。贫困使人萎靡卑微，阔富又会让人麻木不仁或者飞扬跋扈，金钱养育着生活，也检验着人格。白桦派作家的可贵之处是，他们富而不骄，能够活用自身的优越物质条件，不断追求精神完善与人格清洁，想特权阶层所不想，为特权阶层所不为。他们高举人道主义大旗，以理想主义文学反对“无理想，无解决”的自然主义文学。

白桦派文学特质大致如下：第一，强调主观价值，赞美健旺的生命力；第二，倡扬人性，鼓吹民主主义，重视新伦理，文以载爱；第三，伸张正义，同情弱小；第四，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第五，力戒空洞口号，言出随行，付诸实践。因此，白桦派赫然诞生之后，为郁闷颓废的文坛洞开了豁亮的天窗，使人们的精神沐浴到清风，失望的心灵获得了新的向往。白桦派作家颂扬个性价值，推崇个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从事物本质上看，个人不解放，社会无法真正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从而散发着一种“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干”的哲学意韵。艾·弗罗姆认为：“如果把他人当作人来爱是美德，而不是罪恶的话，那么爱自己也应该是美德。因为我也是一个人，有关人的一切概念都与我有关。……爱我同爱另一个生命是紧密相连的。”<sup>①</sup>白桦派强调自我价值，主张“活出自我”。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具备正当的“自我意识”与充实的“人格意识”，有了这种品位的人文精神，才能构筑一个清朗民主健康的社会。倘若每个人只知道盲从外界，迎合世俗权力，只谄熟高喊漂亮空洞口号，只信仰“万般皆下品，惟有金钱高”，那么，纵令物质文化再发达，社会也绝非文明社会，势必一天天衰败下去。如此民主主义理念，贯穿于白桦派作家的创作活动中，志贺就是一个代表。志贺在《青臭帖》（1937）中明确提出：“要爱自己，要珍视自己！”这句话就表明了他真诚的自我理念。

① [美]艾·弗罗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版，第43页。



事实证明，大凡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不外乎有两种动机：一是为稻粱谋，一是为精神谋。毫无疑问，看重精神价值的白桦派作家，均属于后者。《论语·雍也篇》书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人只有到达这一境界，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文人。白桦派作家就是这般的文人士。

毋庸置疑，真情个性是从文的灵魂，古今同揆，东西一理。个性迥异俗常的志贺，能够将寻常感情作为文学创作的资本，进而将其升华为作品，形成了“看似平凡却奇兀，散珠碎玉亦辉煌”的艺术效果。禀性正直的志贺文如其人，分外看重人性与良知，不是一个长于见风使舵的所谓“聪明人”。志贺的创作理念中，不存在盲目跟风之弊，他拒绝当统治者的忠实吹鼓手，不写歌颂侵略战争的作品，这是颇有文人风骨的志贺个性可贵之处。志贺认定，文学是精神学，并非市场学，从文不可急功近利，作品宁缺毋滥，有多少米，做多少饭，绝不可兑水稀释，坚守这个信念纯属文人本分。志贺作品文字简洁，对材料的整理异常苛刻，他活用“个性细筛”精心筛选素材，芟繁就简，去粗取精，特殊看重作品的艺术含量。因此，志贺在文坛上是一个“以质取胜”的著名寡作文人。

然而，志贺正因为寡作，反倒大大提升了他的人望。针对志贺的创作特色，郁达夫切当指出：“正唯其寡作，所以篇篇都是珠玉。”这就像中国唐代诗人张若虚和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一样，张若虚的诗仅存两首于《全唐诗》中，其中一首《春江花月夜》，澄澈空明，清丽自然，脍炙人口，历久弥新，令作者大名流芳千古而不朽。米切尔仅凭一部经典力作《飘》便一夜成名，家喻户晓，誉满全球。针对寡作的志贺与批量生产小说的文坛现实，本多秋五先生赞誉道：“志贺的作品，隔一段时间重新阅读，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这种作品在最近批量生产的小说中，还有多少？”<sup>①</sup>志贺无法延伸自己生命的长度，却能通过作品来增加自己生命的密度。是故，奇迹派台柱“小说之鬼”宇野浩二，由衷钦佩白桦派骁将“小说之神”志贺直哉。

针对志贺，郁达夫于1936年12月18日致王映霞的信中有这样的评

① [日]本多秋五：《白桦派文学》，新潮社1973年12月版，第160页。



价：“他的作品很少，但文字精练绝伦，在日本文坛上所占的地位，大可以比得中国的鲁迅。”郁达夫盛赞志贺是“具备着全人格的大艺术家”。

围绕这位大艺术家的“全人格”与“全文格”，秀敏同志在《日本的“小说之神”——志贺直哉文学世界论》中，不走陈陈相因，人云亦云的老路，另辟蹊径，以原典文本解读为基础，从文艺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宗教学等侧面，对志贺的文学世界进行了实证性的多角度立体透视解析，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大胆提出了许多信而有征的新论。

披阅文笔明白晓畅的《日本的“小说之神”——志贺直哉文学世界论》，令我感慨丛生。目前一些所谓“专著”，写得海阔天空，乍看好似学贯中外，无所不通，仔细一读，竟然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语焉不详，一个问题也没能论透说清，随意性极大，可信度极低，甚至全无。众所周知，治学应当先做“深细”，再做“广博”，二者相辅相成。不过，在目前这个价值观混乱、物质功利意识至上的人心浮躁时代，犹然能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由深细而广博地埋头于治学实践，则必须具备视学术研究为生命的心志，需要扎实内功和甘于寂寥的求道精神，一般人很难做到，然而，秀敏同志确实做到了。谓余不信，有这部专著为证。

身为高校教师，秀敏同志治学一直不赶时髦，拒绝从众，是一位能够静下心来开动脑筋独自思考的学人，故此，能在论著中提出很多富有个人感悟的新鲜观点。她通过对志贺文学精神进行整体考察，持之有故地指出，自我主义者更多地强调“最低共识”，集体主义者更多地强调“最高共识”，而作为前者的志贺，为人全靠内心感觉，排斥外力强制，他认定，心里若全无，仅靠“硬装”，究竟能装多久？因此，志贺不追求“最高共识”，若找不到“最低共识”的共鸣者，自己宁愿孤独地生活下去。

志贺从文，主观上绝非首先为了广大读者，他直言不讳地拒绝走大众化道路，根本不去考虑大众需要什么，自己怎样违心苦心迎合。志贺只是为了忠于一己良心与人格，为了抒发真实个性而笔耕，在作品中讲真话不写谎言。因此，受众阅之，可以洞见他真诚的内心世界。秀敏同志认为，志贺的作品纯粹透明，这意味着他是在挑战封建虚伪的乌云，志贺作品之所以比自然主义作品明朗，源于志贺特色的自我主义性格。这个论点可谓

公允。素有精神洁癖的志贺认为，文学必须表现作者内心生活的真实，不可掺入半点杂质。其《车上杂谈》（1953）书云：“我认为，为大众着想是好事，然而，让自己的事业向这个方向妥协，必然一事无成。”志贺在《关于〈雨蛙〉》（1924）中写道：“作家要按照自己的内心要求进行创作，而不是按照批评家的要求来进行创作。批评家最重要的是，要有这样的能力，即能看透作家根据何种内心要求来从事创作。”志贺特色的文学观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完全相同。对此，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这样品议：“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毫无疑问，志贺亦然。

秀敏同志认为，志贺接触内村鉴三，始信基督教，这对他有利有弊，利在强化了志贺的人道正义感，弊在基督教思想束缚了志贺的合理伦理观，这个观点是成立的。故此，几经利弊权衡，志贺放弃了基督教信仰，并在《混浊的头脑》与《大洋顺吉》中，明确表达了主人公争求个性自由，反对宗教禁欲的民主新思想。

在这部专著中，秀敏同志还活用国内外第一手资料，针对志贺的文学观与“生活艺术化”现象，论证了志贺精神苦闷与神经衰弱症的文学价值，对志贺自我至上的柔化过程，对志贺的人格观、伦理观、忏悔观、正义观、战争观、自然观等，进行了认真梳理，进而指出志贺的创作宗旨是：淡泊功利，礼赞个性；倡扬人性，歌颂善良；坚守正义，反对战争。

迄今为止，志贺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在日本已经发行了数百万册。日本学者围绕这部名著的研究已经相当全面了。尽管如此，《日本的“小说之神”——志贺直哉的文学世界论》却能不落窠臼，从“性意识主题”、“俄狄浦斯情结”和“禅宗意识”角度，探赜索隐，擘肌分理，仔细论证，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暗夜行路》在总体上描写主人公时任谦作不屈服于悲剧命运，在精神发展史上显示出一种积极“向日”的人生观与“调和意识”，具有“生活建设性”的实践特色，代表了志贺文学主体格调。这个观点颇具新意。纵览志贺作品，无论主人公命运如何苦涩，最终都能走出磨难，奔向光明，这正是迥异于自然主义文学的地方，也是白桦派文学的一大特色。

秀敏同志完成书稿后，谦逊地让我审阅修改。为尊重著者的辛勤劳动





成果，我只对个别欠妥的地方做了改动，有的地方做了一点必要的资料补充，最大程度保留了原著风格。

秀敏同志长期专攻志贺文学，受志贺熏陶日久，治学精神亦酷似志贺风格，论著全靠信实的资料支撑，言之成理，不虚张声势随意发挥。不必讳言，这部专著中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绝无谎言，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也是此著的可贵之处。

《日本的“小说之神”——志贺直哉文学世界论》写得卓越，却非完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美，完美是绝对，哪里有绝对呢？我认为，此著不足之处，在于论述志贺与外国作家时尚欠深透，应当再增设两节，专论志贺与莫泊桑、志贺与纪德的文学影响关系。这两位西方大手笔对志贺的文学创作技巧与理念，都产生过明显影响。如今看来，这一点只能留待将来补苴罅漏了。痴爱学术的人，其钻研的欲望永难满足。厨川白村云：“人真是满足了的时候，生命之泉可就早经干涸了。必然有不安于现在的缺陷和不完全，而不住地神往的心，希求的心，在人生才始有意义。”<sup>①</sup>相信秀敏同志依靠劬力的治学精神，再接再厉，今后不仅能够完善上述缺憾，还能够开创出新的更大成果。

此著中可圈可点之处颇多，既有深度，亦有广度；既有微观缕析钩沉，亦有宏观归纳盘点。譬喻说来，迄今为止，关于志贺文学创作的原貌，我们见到的只是单棵绿树，而此著赫然展示给我们的，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从此，我们对志贺的文学创作特质，可以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所以，《日本的“小说之神”——志贺直哉文学世界论》堪称是一部难得的学术论著，我相信有志于研究志贺文学的学者披阅此著后，定会受益匪浅，走出旧域，眼界大开，对白桦派文学特质，也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是为序。

2012年2月10日夜，作于沈阳“湖畔绰然书屋”

（序作者系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留日日本文学博士）

① [日]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收入《苦闷的象征》，鲁迅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103页。

# 目录

序 日本白桦派文学研究的新气象 / 刘立善 .....	001
绪论 志贺直哉的文学创作轨迹 .....	001
第一章 登上文坛之前的志贺直哉 .....	012
第一节 备受溺爱的童年与少年时代 .....	012
一、志贺直哉的家世 .....	012
二、志贺直哉与祖父志贺直道 .....	021
三、志贺直哉与内村鉴三 .....	024
第二节 苦闷的青年时代与文学萌芽 .....	029
一、“父子对立”的根源 .....	029
二、志贺直哉的文学萌芽 .....	034
第二章 志贺直哉的初期创作特色 .....	041
第一节 志贺直哉与白桦派 .....	041
一、日本白桦派文学概观 .....	041
二、志贺直哉的文学活动与兵营体验 .....	045
第二节 三篇处女作的艺术世界 .....	048
一、《菜花与小姑娘》与诗化情境 .....	050
二、《某晨》与志贺小说结构的确立 .....	052



三、《去网走》与志贺文学的“同情主题” .....	056
第三节 论首部短篇集《留女》及其他相关作品 .....	059
一、深爱祖母，为情造文 .....	060
二、辶念亡母，接受继母 .....	063
三、从《老年》等作品审视志贺文学的“性欲主题” .....	068
四、志贺直哉的病态神经与文学创作 .....	074
第四节 志贺直哉的“儿童与少年情结” .....	090
一、“儿童与少年情结”的根源 .....	090
二、《清兵卫与葫芦》与志贺直哉的个性艺术观 .....	098
第三章 志贺直哉与基督教 .....	102
第一节 《混浊的头脑》的自传色彩与基督教意识 .....	102
一、志贺直哉的灵肉“自画像” .....	102
二、“性压抑”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 .....	109
第二节 《天津顺吉》中的自我意识与基督教观 .....	114
一、志贺直哉与“生活艺术化” .....	114
二、青春性欲和基督教戒律的纠葛 .....	116
三、关于“超阶级恋爱”与自我受挫的思考 .....	119
第四章 志贺直哉“自我至上”的顶峰——《范某的犯罪》 .....	127
第一节 《范某的犯罪》创作缘起与作品结构 .....	127
一、创作的缘起 .....	127
二、《范某的犯罪》“三段式”结构 .....	130
第二节 《范某的犯罪》在志贺创作历程上的标志 .....	134
一、《范某的犯罪》与“宽恕”意识 .....	134
二、《范某的犯罪》与志贺的“本统生活” .....	138

第五章 志贺直哉文学道路的分水岭 .....	144
第一节 志贺直哉“沉默的时代” .....	144
一、“松江岁月”与自主婚姻的实践 .....	144
二、志贺直哉的“我孙子时代” .....	157
第二节 《在城崎》与志贺心境的黎明 .....	166
一、《在城崎》的创作缘起 .....	166
二、《在城崎》与和谐心态的萌发及其意义 .....	170
第三节 《好人夫妇》与“调和”意识 .....	175
一、志贺直哉的“眼睛情结” .....	175
二、从心理纠葛到精神“调和” .....	179
第四节 志贺直哉生涯中的光明拐点——《和解》 .....	183
一、“和解”之前的心路苦旅 .....	183
二、促成“和解”的伦理要素解析 .....	187
三、《和解》的姊妹篇——《一个男人·姐姐的死》 .....	191
第六章 拒绝忏悔的志贺直哉 .....	197
第一节 《山科的记忆》系列作品与主人公的忏悔意识 .....	197
一、一九二三年的志贺直哉 .....	197
二、志贺直哉的越轨恋爱与文学追求 .....	199
三、志贺直哉审美中的“女性类型” .....	210
四、坚守自我，拒绝忏悔 .....	217
第二节 《邦子》与剧作家的忏悔意识 .....	220
一、芥川龙之介自杀对志贺创作心理的影响 .....	220
二、艺术与生活的冲突，家庭与恋爱的纠葛 .....	222
三、固守“忏悔无用论”的志贺直哉 .....	228
四、志贺直哉“反对忏悔”的意识轨迹 .....	232

第七章 志贺直哉的正义观与创作 .....	235
第一节 《正义派》与志贺直哉的性格特质 .....	235
一、《正义派》诞生的缘起 .....	235
二、《正义派》的艺术结构与人文内涵 .....	236
第二节 《十一月三日午后的事情》与志贺的“军队过敏症” .....	240
一、志贺直哉的“军队观” .....	240
二、志贺直哉的义愤与创作的关系 .....	241
第三节 《赤西蛎太》与“正义意识” .....	244
一、《赤西蛎太》的题材来源 .....	244
二、登场人物名字的艺术寓意及其作用 .....	248
三、出于正义，受命潜伏 .....	249
四、主人公的正义感与朴质心性 .....	252
第八章 《暗夜行路》中的精神炼狱历程 .....	263
第一节 《雨蛙》和《暗夜行路》的内在关联 .....	263
一、《雨蛙》中“不孕”设定的艺术构思 .....	263
二、《雨蛙》与志贺直哉的“性伦理”观 .....	265
第二节 《暗夜行路》与“性意识”主题 .....	269
一、《暗夜行路》的创作缘起 .....	269
二、从“对立的性关联”到“调和的性关联” .....	271
三、从“父子相克”到“夫妻调和” .....	279
第三节 《暗夜行路》与“俄狄浦斯情结” .....	285
一、“俄狄浦斯情结”一瞥 .....	285
二、时任谦作的“俄狄浦斯情结” .....	287
三、“俄狄浦斯情结”的升华 .....	291
四、“俄狄浦斯情结”的转移 .....	295



五、母爱的回归 .....	298
第四节 《暗夜行路》与禅宗意识 .....	300
一、志贺直哉接触禅宗的时期 .....	300
二、命运悲剧与心灵冥想 .....	303
三、静心观照与天人合一 .....	309
第五节 志贺直哉文学生涯第二期尾声创作及其他 .....	318
一、表现恬淡心境的三篇小说 .....	318
二、志贺直哉访华 .....	321
第九章 志贺直哉与外国作家 .....	323
第一节 志贺直哉与托尔斯泰 .....	323
一、志贺直哉邂逅托尔斯泰 .....	323
二、《复活》对《天津顺吉》的影响 .....	326
三、《复活》对《佐佐木的故事》的影响 .....	329
第二节 志贺直哉与契诃夫 .....	333
一、契诃夫与日本文学 .....	333
二、契诃夫与志贺直哉审美情趣比较 .....	337
第三节 志贺直哉与莎士比亚 .....	342
一、莎士比亚作品东渐日本 .....	342
二、《克罗迪斯日记》与《哈姆雷特》 .....	345
三、《哈姆雷特》对《暗夜行路》的影响 .....	351
第十章 战争时期与战后志贺直哉的文笔生涯 .....	354
第一节 战争时期志贺直哉的文笔活动 .....	354
一、志贺直哉与小林多喜二的交往 .....	354
二、坚守人格，拒绝阿世 .....	360

第二节 战后志贺直哉的创作 .....	365
一、“日本的伤痕文学”——《灰色的月亮》 .....	366
二、从《早晨的试映会》看志贺直哉的创作倾向 .....	369
三、《恶作剧》的幽默笔法与“空想”艺术观 .....	381
四、志贺直哉的欧洲文化之旅 .....	384
第十一章 志贺直哉与“私小说” .....	391
第一节 日本“私小说”特质 .....	391
第二节 志贺直哉的“私小说”特色 .....	399
参考资料 .....	407
后 记 .....	411



## 绪论 志贺直哉的文学创作轨迹

日本的江户幕府（1603—1867）建立后，为贯彻幕府集权的封建统治，开始禁止基督教在岛国流传。1633—1639年，江户幕府共下达了五次《锁国令》，在外交、对外交通和国际贸易方面，均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出国。日本对外交通与贸易的门户，仅限于长崎一港，外国人的居住地也仅限于长崎。实行锁国政策后，日本主要与中国、荷兰、朝鲜有往来。这样一来，国际的形势、政治、经济、思想都被严密封锁，导致日本人国际视野狭窄，养成了内涵狭窄的“岛国根性”，日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

1852年11月24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培利（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带着美国总统致日本幕府将军的亲笔信，率领舰队从美国弗吉尼亚州大西洋畔的诺福克港口出发。经南非的开普敦、新加坡、香港、上海、冲绳、小笠原诸岛，1853年7月8日，开进了三浦半岛东南部的浦贺港，武力强迫江户幕府采取开国政策。日本表态翌年做出答复。1854年2月13日，培利带领七艘军舰来到了江户湾（东京湾），逼迫日本最终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由此，日本的锁国政策开始解冻。

1868年，日本成功地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明治维新。国门开放，西潮涌入。明治维新的最高目标，就是推翻以扼杀人之精神自由作为存在前提的专制体制，实现以西方民主为核心的近代化，鼓吹个人觉醒与个人确立。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无不积极追求精神的解放。随着合理个人主义的日趋成熟，他们看清了个人觉醒的价值。被马克思称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有如下名句：“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根据这些原则制定了宪法。但是，仅有政府的承诺远远不





够，真正让美国站立起来的并不是政府，而是人的觉醒。争个人自由，便是为群体争自由；争个人的人格，便是为群体争人格，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一大批个人觉醒者，认定了这个真理。

就是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日本近代文坛大集团型的文学流派——白桦派，于1910年4月赫然诞生了。白桦派作家出生于特权阶层，但他们看淡物质，礼赞精神，崇尚“平等个人主义”。“白桦派在提出把富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活出自己’作为人生的第一要旨的同时，也主张他人要同样如此。也就是说，白桦派的个人主义苗根并非深扎在那种以‘于己有益，于人有殃’的损人利己为内涵的腐壤之中。”<sup>①</sup>个人觉醒了的白桦派作家，倡扬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君临文坛的以“无理想，无解决”为宗旨的自然主义文学，向灰暗的文学世界射进了清亮的阳光，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而白桦派作家中强烈贯彻自我，活出人生纯粹的志贺直哉（1883—1971），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非比寻常，这已是不争的史实。

志贺出生在明治维新后的一个特权阶层家庭里，是家中的独苗。祖父祖母出于“传宗接代，保住门庭”这一家族观念，让孙子从幼年起就一直生活在自己身边，倍加溺爱，养成了志贺以异常任性为特色的自我意识。1895年8月30日，志贺的生母辞世，父亲续弦，志贺家的成员结构开始复杂化。

志贺就读于特权阶级子弟的贵族学校“学习院”时，结识了文学青年武者小路实笃等同学，他与生俱来的文学气质受到武者小路的良性刺激后，历经权衡，最后决定坚守个性解放理念，做自己愿做的事，一生笃志文学。志贺这位明治维新后名副其实的“富二代”，人生观与崇尚实业实利的父亲完全相反，他甘于献身文学这一门“虚业虚利”，视精神为利益。志贺的这一人生目标，以及谴责日本公害史的原点——“足尾铜山矿毒事件”、贯彻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一系列个性化举动，导致父子间不断发生龃龉，意识冲突愈演愈烈，父子二人在很长时间内几乎都失去了和解的希望。

古希腊最著名的新喜剧作家米南德（Menandros，约公元前342—公元

<sup>①</sup> 刘立善：《梅特林克影响下的武者小路实笃》，载《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